

律
疎
刑
書

神珠神書

程史卷第五

三則

劉觀堂讀赦詩

紹興己未金人歸我侵疆曲赦新復州縣赦文曰
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
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大酋兀朮
讀之以謂不歸德其國明年遂指爲釁以起兵復
陷而有其地後二年和議成秦檜懼當制者之不
能說虜也以孽子燔及其黨程克俊補鰲故其文

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
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
況申遣使輶許

光宗
廟諱

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

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啓固陵之吉壤志伸就
養日承長樂之慈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
有泣者蜀士劉望之作詩曰一紙盟書換戰塵萬
方呼舞却沾巾崇陵訪沈空遺恨郢國憐懷尚有
人收拾金縢煩廟筭安排鍾鼎誦宗臣小儒何敢

知機事終望君王赦奉春時語禁未大嚴無以爲風者望之有集自號觀堂它書多諂秦所謂奉春竟不知指何人也

部胥增損文書

先君之客耿道夫端仁爲余言其姁張氏不欲名淳熙間尉廣之增城有點盜劉花五者聚黨剽掠官司名捕累載弗獲一日有告在鄰邑之境民家者民素豪枳關環溪畜犬獐警吏莫敢闖其藩張

欲躬捕弓級陳某者奮而前曰是危道不煩親行
我得三十人饒取之使之往信宿而得鞫其橐侶
凡十餘輩散跡所往咸繫而來贓證具以告之縣
於法應賞矣先是張以它事忤令盜之至今訊爰
書以實言府張以非馬前捕不應令將論報張乃
知之祈之掾史咸曰案已具府視縣辭而已事且
奏不容增府尹適知已又祈之亦弗得自分絕望
又一年秩滿買舟如京過韶因謁憲臺坐謁次有

它客縱譚一尉事適相類漫告之客曰是不可爲
然於法情理兇虐嘗懸購者雖非躬獲亦當免試
或循資盍試請一公移儻可用張方慮關陞薦削
不及格聞之大喜遂白之憲憲命以成案錄爲據
付之至臨安果以初筮無舉貢當入殘零張良窘
偶思有此據以示部胥胥視之色動曰勾我一昔
得與同曹議居二日來邀張至酒家劇飲中席謂
之曰君欲改秩乎張錯愕不敢謂然胥曰我不與

君劇君能信我事且立辦詰所以笑不答遂去明日復至其邸張疑未泮出謀之道夫道夫曰胥好眩詡志於得錢然亦有能了事者不可信亦不可卻盍爲質而要其成張歸胥又來則曰君不深信我我請毋持錢去事成乃見歸許諾索緡二千酬酢竟日以千緡成約張貸其半千道夫同緡識于霸東周氏兩月不復來顧以爲妄相與深咎輕信徒取悞日忽夜三鼓有扣門者乃胥焉喜見眉睫

曰幸不辱命文書銜袖取觀之則名登于進卷矣
張大駭旦質之左銓良是三代爵里皆無譌又扣
之省闈亦然以爲自天而下然終莫測其繇也欣
然畀謝貲又厚以饋而問其故胥不肯泄曰君第
汜事何庸知我旣而班見如彝得幸福之永福去
亦自閤不言惟道夫知之先君爲侍左郎道夫在
館因密訪其事蓋胥初得憲司據見所書功閤皆
口增城縣尉司弓級陳某獲若干盜因不以告人

夜致之家於每司字增其左畫曰同則如格矣筆
勢穠纖無少異同列不之覺徵案故府胥亦隨而
增之但時矯它曹夤緣之命促其行委曲遮護徒
以欲速告迄不下元處而賞遂行刻木輩舞文顧
賕謝乃其常益未有若此者以此知四選蠹積益
不可勝算司衡綜者可不謹哉

看命司

中都有談天者居於觀橋之東日設肆于門標之

曰看命司其術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稱
一妄庸術乃以有司自命豈理也哉相與謀訟之
一人起曰是不難我能使之去旦日徙居其對衢
亦易其標曰看命西司過者多悟而笑其人愧赧
亟撤不敢留伎流角智輒敵乃有諭於不言者亦
可謂巧矣書之以資善謔

宣和服妖

宣和之季京師士庶競以鵝黃爲腹圍謂之腰上

黃婦人便服不施衿紐束身短製謂之不製衿始
自宮掖未幾而通國皆服之明年徽宗內禪稱上
皇竟有青城之邀而金虜亂華卒於不能制也斯
亦服妖之比歟

安慶張寇

兩淮自開禧搶攘之後惟舒僅全嘉定己巳歲洊
饑潰兵張軍大煽亂始犯桐城掠寓公朱少卿致
知之家頗得民馬益合亡命兩夕而浸多遂鴟張

闖郡太守林仲虎棄城遁入自北門至于達路號
于邦人曰凡吾之來將以爲父兄子弟非有掠殺
之心也謹無捐而居無棄而業無嬰我兵鋒於是
逃者稍稍抱馬足乞生賊亦弗殺至譙門立馬視
樓扁四顧曰我射而中安字之首點則入不然舍
去一發中之登郡廳大發府庫以予民翕然爭趨
惟尸胥魁一人曰是舞文而虐吾民者相爲除之
而已卽日去屯潛山營于眞源宮將大其所圖基

以裒兵會有詔池陽兵千捕他盜偶遇之踵而登山賊不虞其至之速也頗懼時官軍未知賊衆寡莫敢先入環而守之賊計窮越山而跳繫道流而奪其中衣僞爲迸逸者告于官軍曰賊衆方盛宜少須軍士不之疑皆趣使去已而幟轟木間馬嘶廡下鉦鼓刁斗鞀鞀四發益信其有人將謀于軍曰賊在內徒株守無益焚其宮是將焉往是日風盛百燎並舉徒聞號嘯而竟莫有出者宮旣蕩盡

以爲賊亦灰矣亟奏功朝廷初聞仲虎失守亟詔
池出兵繼得撲滅之報將第賞而張軍大乃自望
江劫二舟載所獲婦女浮江而下至建康登層樓
揮金自如一飲而費二十萬察姦者疑其爲執訊
得實乃知焚死者多繫留之黃冠也獄具肆于市
而尼前賞舟中多衣冠家人遞牒送其所居眞源
無子遺其徒適有游方者歸旋理瓦礫爲復營計
今尙未完匹夫奮草莽凶歲常事然驟得一郡卽

市恩忍殺其志蓋不淺脫身煙焰智足周身卒以
所嗜敗此亦天網之不可逃者歟

陽山舒城

建炎航海之役張俊旣戰而棄鄞兀术入之卽日
集賈舟募瀕海之漁者爲鄉導將遂犯蹕而風濤
稽天盤薄不得進兀术怒躬命巨艘張颿徑前風
益猛自度不習舟楫旣舞舷側窘懼欲却而未脫
諸口也遙望大洋中隱隱一山顧問海師此何所

對曰陽山兀术慨然歎曰昔唐斥境極于陰山吾得至此足矣遂下令反棹其日御舟將如館頭亦遇于風不爾幾殆蓋天褫其魄而開中興云龍舒在淮最殷富虜自亂華江浙無所不至獨不入其境說者謂其語忌蓋以舒之比音爲輸也

宸奎堅忍字

光堯旣與子孝愛日隆每問安北宮間及治道時孝宗銳志大功新進逢意務爲可喜效每落落淳